

你气喘吁吁，终于坦白：

死小于生，袅袅炊烟小于撒满盐巴的道路

面包小于雪花，严冬小于滥情的初春

小于搅人视野的一地鹅毛

你镜中模糊的面影，小于泛黄的月白背心

小于窗外冷杉树上取暖的夜莺

你得承认：锅碗瓢盆小于一日三餐

骨牌凳小于八仙桌，屋檐下修篁清瘦的影子

小于供桌上那双永远提不起的竹筷……

你得承认：孤独冷寂，小于活色生香

谨小慎微，小于晦涩与诱惑

一只波斯猫经年乖戾的爱情

小于道德细软的银项圈。



晓弦抒情诗选

晓弦 著

团结出版社



晓 弦◎著

晓弦抒情诗选

晓弦诗作的厉害，在于能在短短20行内放大和加深现实感受，以大容量大蕴藏为习见的事物重新命名。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晓弦抒情诗选 / 晓弦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2.8

(西江月文库 / 张艾子, 马佶主编)

ISBN 978-7-5126-1239-6

I . ①晓… II . ①晓… III . ①抒情诗 - 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5809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省审计厅劳动服务公司

装 订: 山东省审计厅劳动服务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8

字 数: 18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1239-6 / I.722

定 价: 180.00 元 (全 9 册)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晓弦，本名俞华良，浙江绍兴人。已在国内外文学刊物发诗800多首，著有散文诗集《初夏的感觉》。系浙江省作协会员、南湖区作协主席。

沈泽宜的序

荀子说：“无冥冥之行者，无昭昭之功”。这话对晓弦来说完全适用。晓弦不是“第一声啼哭就是诗”的那种人。20多年前，当他参与创办“远方诗社”时，他是我不少对诗歌有兴趣的学子中的一位，公道说，我对他未曾特别关注。毕业后他成了一名乡村教师，辛辛苦苦于1992年出了一本散文诗集《初夏的感觉》赠我一册，我也不曾特别看重，但已被他执着于诗的精神所打动，在翌年的浙江诗歌年度评论中写了300多字的短评，把他推荐给了全省诗友，以便他能有一个更大的交流空间。又隔了20年，他的有相当规模的《晓弦抒情诗选》要付梓了，嘱我写序。我披读诗稿后大吃一惊：今日的晓弦已大不同于以往，这么多年的低调人生春种夏耘，在语言的丛林中摸爬滚打，现在，走到前面去了，冥冥之行终于获致昭昭之功。

晓弦近年诗作的厉害，在于能在不超过20行的有限格局里放大和加深现实感受，以大包容大蕴藏为习见的事物重新命名。《思过的鸟》就是那样的作品，同情心和对弱小者的悲悯之情让我深为所动。往大里说，说这首诗还寓有我族“天人合一”的情怀，个人以为也未尝不可。从诗艺上考察，这里没有一行是多余的，结尾两句“一颗一颗/撒向瓦棱间嗷嗷待哺的小鸟”链接自然，没有刻意为之

的痕迹，而我已经热泪盈眶了。同样对弱势群体关怀的还有《蟾蜍》：

她们最怕成为宠物鸟的最爱
成为刀俎下精美的标本
她们喜欢群居，像我的穷亲戚
集伴于村前屋后，马铃薯一样晒太阳
偶而咳出声来，会被指认
向季节示威，密谋或暴动

一个比喻昭示了全诗的主旨。晓弦写得如此举重若轻，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他20多年来的长进。这是和他体验的更见丰富、思考的更为深入、境界的更好提升、诗艺的日趋成熟分不开的。诗人忧患在一首小诗里得到了如实的反映。

仅只5小节10行的《教堂前的椿树》，同样是一首有社会指向的诗。第一小节两行是一个比喻：“教堂前的椿树，站在废旧的教堂窗前/像一个进不了教堂做弥撒的人”，但诗人紧随其后由树联想到人，“十三岁的我，也进不了学校课堂啊/与生俱来的胎记有黑色原罪潜伏”。多少听闻过一些昔往不公正的人，都知道在改革开放前的数十年中，包括晓弦在内的千百万被视为另类出身的少年人，曾被人为地剥夺了进一步受教育的权利！说来痛心，但那是事实。近来在凯迪网上读到有人在痛骂孔子的“有教无类”，扣了一顶毁坏教育的大帽子，这到底是纯属无知，还是有意在复辟旧日？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的的教育思想是任何人都起点平等，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他曾针对统治者在祭祀问题上的等级偏见说过那样的话：“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耕牛生的小牛长大后，只要毛色鲜红双角丰满，即使那时的统治者不想用它（来祭祀），山川会答应吗？可见在孔子心中，无论是风风光光的

贵族子弟，还是平民百姓的儿女，都应该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而他自己就是那样身体力行的，何错之有？晓弦的一首小诗触及的是一个有关民族未来的重大话题，我为他浮一太白。

所谓诗艺，个人以为就是如何使感受与思考所得，转化为纯诗的能力，结构的能力，和发掘语言隐喻功能的能力。而后者尤为艰难，没有这种能力，所谓诗歌也只能是概念状态的东西，无法成为直指人心的纯诗。20多年的操练，晓弦终于有了语言的自觉，能从习见的意象中开掘出新意，并日愈取得成功。在《雪花为何消失得这么快》中，具有多种隐喻功能的“雪花”这一意象，在晓弦笔下有了新的发现：

大千世界所有的雪花，其实只有一朵雪花

这有点像天下所有的姐妹

当她们在追赶同一种东东时

当她们在追赶同一种时尚时

所有的姐妹，也就只有一个姐妹

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时代的悲哀？这样的“雪花”跟传说中的雪花，是何等地不同啊！这一类作品，在晓弦的集子中可以说比比皆是，《绑腿》和现已广为人知的《捅灶灰者说》都是实例。

晓弦曾是一位对生育他的乡村情有独钟的诗人，对此我不存疑问。他总能从乡村的某一个实有的点出发，扩大容量，使之能与更大的世界交接，让受众收获更多的诗意；而如今，我以为他已经实现了着重点的转移，转而直接面对这个美丑杂陈的世界发言了，比如《干鱼塘》、《水龙头》和《粉墨登场》等诗就是。《干鱼塘》中的众多水族意象，普遍具有象征意味，结局数语更让人哭笑不得。《粉墨登场》写得极其安静，营造了一种肃穆得近乎神圣的氛围，却仅仅为了迎接一条“竖着尾巴的小小的牧羊犬”的出场。何

等准确！我们不就生存在那样一个极乐世界里吗？

古语有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我的导师诗人林庚教授在开讲深入浅出的盛唐绝句时，曾一再关照，要我们细细体会唐绝句那种“于瞬间寓永恒，于微尘寓大千”的非凡能力，说只有这样才能让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其音绕梁，三月不绝”。晓弦是否正在实践那样一种诗教呢？

西方诗界重长诗（新近似有所改观），中国诗界重短制。晓弦在继承本民族传统的同时，努力学习和借鉴西方诗歌，以短为主并融入诸多现代技巧，成就了今天的特色，诗人应当具有如此胸怀，才能写出能沟通全人类的诗来。

晓弦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正处在语言探索途中，兢兢业业，不骄不躁，这种“在路上”的感觉，让我有理由相信他还能写出更好的诗来。

2012. 7. 2

（作者为湖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浙江文学院特约研究员）

伊甸的序

1983年8月，我和晓弦以中学教师的身份考进湖州师专公师班，我读中文，他读数学。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写诗，因此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1984年春天，留校工作的校团委书记杨柳找到我，说上面有指示，大学生可以办文学社（包括诗社）。在这以前，大学生是不允许成立社团的。八十年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各种思潮激烈碰撞，异彩纷呈，虽然时有左倾逆流出现，但那时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生气勃勃的，是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时代必然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当时一些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每个大学都有一群群痴迷于诗歌的学生，现在活跃在诗坛上的很多诗人是从八十年代的校园里走出来的。

杨柳、沈健、晓弦、夏雨、林荫，加上我——我们六个人发起成立了“远方”诗社。请沈泽宜先生担任指导老师。28年后的今天，湖州师院（即以前的湖州师专）“远方”诗社仍然存在，并且在沈泽宜老师的策划下，我们这批“远方”元老编辑出版了视野更开阔的新的《远方》诗刊，至今已出三期，第三期隆重推出了晓弦的一大组新作。

晓弦最早的诗歌给人一种清新和振奋的感觉，比如他的处女作《桃树咏叹调》：“我呼唤 / 快砍掉身上枯败的枝丫 / 快修复心灵

麻木的痂伤 / 我还要呼唤音乐师 / 将我身体里的音符重新组合 / 组合成一支优美的桃树咏叹曲 / 在三月的山野播放……”这首诗借桃树写出了对时代进步的呼唤。另一首《西藏背夫》写得更有力量：

“夏尔巴人的背夫 / 走进白毛风和冰雹的肆虐 / 脚趾近乎痉挛地扣死雪坡 / 从埋葬祖先英魂的化石汲取意志 / 于暴风不可抗拒的韧性里 / 叩响拉威尔有《波莱罗舞曲》……”这两首诗都体现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一种进取、改革、奋斗的精神，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种理想主义的天真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眨眼，晓弦从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进入了知天命之年。大学毕业后漫长而短促的二十多年，晓弦更多的时间是在中学教书。不管在哪个中学，他总是担负起一个特殊的使命——担任文学社的指导老师。他总是把文学社搞得有声有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很有文学素养的学生。除此以外，他自己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一直在坚持诗和散文诗的写作，这种韧性的坚持在最近几年突然变成一种爆发——人生阅历的丰富、精神境界的开阔和诗艺的渐趋娴熟，让他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姿态变成一匹重新闯进诗坛的黑马。三年来他发表了一百多首诗，有几首诗被选入诗歌年度选本。官员的身份不仅没有磨钝他的艺术感觉，对社会和人性更深入的观察与体验，反而让他的诗思变得更敏锐，更复杂，更开阔。

我始终相信这一点：诗品即人品，诗的境界归根结底是作者的人格境界。我跟晓弦近三十年的友情如一条宽阔的河流那样平稳而快乐地流淌，在跟他的交往中，他的善良和谦卑总是让我感觉到一种冬日在火炉边、夏日在树荫下的舒适和轻快。他的诗的字里行间也经常自然而然地流露着这种善良和谦卑：比如他的《讨生活的人》写“一个衣衫褴褛的垃圾工作者”：

这辆哐当哐当的垃圾车

油污的车沿上，还坐着
他那个傻不拉几的穷小子
和一杆黄色塑料小马枪

小马枪正啪啪瞄向我
令人想起，自己是被清理无数次的
垃圾箱——疲倦的躯体
照样是一只千疮百孔的航海船

诗中不仅饱含着对生活在贫困中的底层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关注，而且还有着一一种可贵而又稀少的东西——自我审视和自我否定。这几年，他以《我的仁庄》为题，更多地将笔触伸向底层百姓和他们艰辛的生活，他在《小心眼》中写道：“关注长城昆仑长江黄河的人太多了，我只关注／仁庄芝麻大的东塔漾和丝瓜长的石佛港／关注小小石屋里的祖先，是否惊悚于打桩机强劲的咳嗽／请原谅我的胸无大志，原谅我麻木不仁的心／深陷于仁庄十二月难捱的枯水期……”如此真切而真诚，让人感动，让人难忘。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诗句：“一个朴素的村寨，一定有一棵善良的榆树”，“名字沾满泥土的人，是我的父亲”，“用灶灰擦拭灯罩的人，是我的老母亲／……她是一位落寞而温情的乡土诗人／用早上第一把潮湿的柴火，写诗”……晓弦的父母亲非常纯朴、慈善，就像田野上那些让人倍感亲切的庄稼，晓弦自己也是一步步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让人欣慰和赞赏的是：晓弦身上始终保持了一种泥土和庄稼般的朴实，他的诗也始终保持了这种泥土和庄稼般的朴实。晓弦这部诗集的开卷第一首《捅灶灰者说》写道：

我是乡村炊烟的守望者
我用粗糙的手
如痴如醉

把乡村的炊烟抚摸

无论晓弦的身份是文化官员，是城市居民，还是一个诗人，我希望他始终是一个“乡村炊烟的守望者”，永远守望着大地和乡村的美，大地和乡村的诗意。多年来我热爱一个叫作苇岸的作家，苇岸作品的特点就是对大地的热爱。这种热爱不是普通的热爱，而是跟他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成为他的生命本身的热爱。苇岸的精神其实也是大地的精神：诚实、善良、淳朴、勤劳、友爱、宽容、谦和、正直。晓弦的人品和诗品中也有这样的精神，但愿这种大地的精神在晓弦的作品中能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像成熟的庄稼那样饱满。我还特别喜欢晓弦的一首小诗《向蚯蚓学习》：

向蚯蚓学习

这是一个渺小的凡人

向自己发出的口号

.....

只用坚韧、执著、乐观，和傻头傻脑

度过一生

细碎的光阴

倘若晓弦一直做这样的人，写这样的诗，必能洗净浮华，摒弃流俗，独辟蹊径，自成境界。

（作者为嘉兴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浙江省作协诗歌创委会副主任）

沈健的序

生活在今天这个破碎的时代之中，诗人何为？诗人的立身价值何在？王小妮在一次获奖辞中说，“用写诗的方式保持着内心的光荣”，是诗人坚韧的生命力所在，尽管屡遭遗弃不断黯然，然而蚌病成珠，光芒终究难于磨灭。是的，在功利交换与趋利追逐的天空之下，高贵的人，可以为一滴油腥弯下他的腰肢与头颅，一切都数字化、功能化、货币化了，完整融穆的人日趋身心分裂、矛盾百出。“诗人内心的光荣”，该在怎样的维度上指认？其内涵是什么？

“一清早，便抓住生活坚硬的枝条/将梗于深喉的伤痛/一砣一砣吐出，一爪一爪吐出/卸下命中的重，好让小小的翅膀，烟岚般轻盈/当淡淡的星辰归隐/你脸上的红晕/随田野迅速扩展，陌上生花”

这首名为《麻雀喊春》诗，是我的朋友晓弦的作品，读这些句子时，我就内心怦然，恢复了30年前猛鸷与热诚：一只小小麻雀，为“恢复生命中喑哑的美”，知其不可为而为，以吐血的方式来实现自我的救赎。在缺乏悲剧美的汉语语境中，我怯于视之为那个推巨石上山的西方形象，也不敢以古典的精卫鸟论之，但毕竟，这只江南乡间“麻姓之鸟”，像一团小小火焰，点亮的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震撼。

我以为，这是诗人“内心光荣”的一次诗化闪电的呈现。它真诚，勇敢，以普通得不能再平凡的生命，给黑夜一个通过牺牲而修复黎明的伤口，给田野一种死的绚烂，生之警醒。这苦行的方式，用我一个朋友的诗来说，是朝向佛的境地，“用身体一寸一寸丈量，用心灵一厘一厘靠近。”

晓弦，祖籍绍兴，我只知道他成长在嘉兴的乡间——一个叫仁庄的农家屋檐之下，本名俞华良，朴实中充满了小狡黠，耿介里也不无小虚荣，这是我们那一代出身农家孩子的通性。与我相识时，他在数学系里做课代表，我搞不清楚，他如何奇异地将数学符号的广阔无垠与文学语言的神秘博大结合一体，整天与我们这些中文系男女生搞在一起，并与我一同为《湖州师专报》副刊做编辑。那时我们整天忙进忙出，读诗，写作，玩诗社，油印小读物，哄取女孩子的欢心。

他当年的诗，一如我的当年，无不露出学步期的蹒跚与踉跄。本书中收入的《桃树咏叹曲》，是他的处女作，青涩、稚气，透露的却也是一种牺牲的祭奠，一种吴越人特有的血性、隐忍和硬气。然而当年的我，始终未能完全读懂，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我那时写诗，只是一种追女孩子的本能，故而总是以己度人，以为那是些青春荷尔蒙的果实。现在看来，“诗人内心的光荣”，从一开始就流淌在他诗笔之下。

“你气喘吁吁，终于坦白：死小于生，袅袅炊烟小于撒满盐巴的道路/面包小于雪花，严冬小于滥情的初春/小于揽人视野的一地鹅毛/你镜中模糊的面影，小于泛黄的月白背心/小于窗外冷杉上取暖的夜莺/你得承认：锅碗瓢盆小于一日三餐/骨排凳小于八仙桌，屋檐下修篁清瘦的影子/小于供桌上那双永远提不起的竹筷……/你得承认：孤独冷寂，小于活色生香/谨小慎微，小于晦涩与诱惑/一

只波斯猫经年乖戾的爱情/小于道德细软的银项圈”

当我在如是淋漓的反讽与自嘲中，读到了中年晓弦的睿智与达观，我愧疚的脸不禁红了起来。是的，当年在嘉兴师专（今湖州师院前身）我们曾那样的激扬文字，超凡脱俗，开口“为了自由与尊严而写作”，闭口“为了博爱与平等而创作”，一离开师专就逃离了，加入形形色色的与诗歌形同霄壤的申报会、竞标会、答谢会……我的老师沈泽宜，同学伊甸，还有故世了方向，包括晓弦都曾反复地鼓励我、呼唤我、请求我回到诗歌中来，回到“内心光荣”的经纬点来，而我却逃得无影无踪，还自以为得意……

现在，面对7个印张的《晓弦抒情诗选》，面对《公鸡打盹》、《捅灶灰者说》、《敲麦泥》、《灰色》、《不字咏叹调》这样一些优秀的诗作，面对他那支30年来耕耘不辍而且越来越技艺精湛的笔，我脸上阵阵发烫……在一个将“内心的光荣”几十年来一以贯之葆有的朋友面前，我只能为自己这点“小”聪明而深深地悔愧不安。对诗歌的离弃，就像面对一场爱的逃避，说肝肠寸断有点夸张，但在晓弦兄的成绩面前，真的，我真的有一种自我唾弃的羞辱与自疚。

真正的诗人，真正“诗人内心的光荣”，也许还不止于不仅逃避，也不仅上于牺牲与献祭，在本质意义上，还必须保持对经验世界持久的怀疑与批判，并且通过反思而担当起人性恢复的责任，挖掘人的尊严、谦卑与悲悯，播撒爱那无远弗届的光辉。

“原谅我的胸无大志，原谅我麻木不仁的心，深陷于仁庄十二月难捱的枯水期”，这是一种对土地与家乡永不移易的执着；“他是一架卸去引擎的旧战机，只能用越来越短的目光，在无奈的牵挂里，寻找似是而非的跑道”，这是一种充满了慈悯的慨叹，是通过幽默调侃给生命予赞美。即使因为惧怖而不能兑现爱的担当，那

么，作为一个诗人，至少应该在底线意义上做一个孤独的个人，始终葆有内心的无尘无垢，通过语言为自己建构一片纯粹的冰雪极地，退守最后的风骨领地，“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晓弦有一首《蟾蜍》的诗，在写到“蟾蜍”真的到了破碎之刻，“也必定拒绝滴血认亲的游戏，不认吹鼓手牛蛙为爹娘，不认江南为好时光，并且死也不忘，自己披麻带孝的身份”。我以为这只“蟾蜍”与前述“麻雀”是同一谱系的兄妹，是“诗人内心光荣”嘹亮的再次宣示。

独立地活着，为纯粹而写诗，是有难度上，在今天这样一个破碎的时代，当金钱、权力、欲望完全堵塞了人心，在梦想、尊严、爱的光辉几近于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诗人“内心的光荣”，是我们炭火取暖的唯一火种。

拉拉杂杂写下这些，权且为序吧！

（沈健：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著有诗歌评论集《浙江先锋诗人十四家》等。）

目 录

Contents

- 001 沈泽宜的序
- 005 伊甸的序
- 009 沈健的序

第一辑 麻雀喊春

- 003 捅灶灰者说
- 004 坦 白
- 005 小心眼
- 007 思过的鸟
- 009 蟾 蜍
- 011 麻雀喊春
- 013 油菜花季
- 014 玉 米
- 015 梨 花
- 016 教堂旁的椿树
- 017 薯类植物
- 018 红门帘
- 020 敲麦泥
- 021 织网女
- 023 乌船村